

访谈

2011年,军旅作家张正隆所著的《雪白血红》的姊妹篇——《雪冷血热》,近日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。书中所述抗联战士,除呈现杨靖宇、赵尚志、赵一曼、李兆麟等英雄可歌可泣的生平事迹外,也呈现了国民党员、教师、地主,甚至土匪抗日救亡的故事。

《雪冷血热》: 还原东北14年抗战史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梁昆

Q&A

在《雪冷血热》中,军旅作家张正隆以80万字的篇幅,构筑了从1931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起,14年东北抗日史的恢宏画卷。作者花了15年时间,四处采访当年幸存下来的抗战者;采访后作者又用5年时间,查阅相关文献资料,潜心创作。

抗联战士:宁教你打死, 不教你吓死

海南周刊:本书为何取名《雪冷血热》?作为《雪白血红》姐妹篇,两者有何关联?

张正隆:取名《雪冷血热》,是因为它们是姊妹篇,都是写东北白山黑水间的战争历史。东北环境恶劣,一年有半年飘雪花,所以战争更加残酷。

海南周刊:抗联没留下建制部队的直接原因是什么?

张正隆:抗联是没有留下一个建制的部队,从1939年开始,东北抗日联军转入苏联整训,后组建苏联红军远东88旅,1945年配合苏军入关作战,抗战胜利后从苏联回来的只有几百人。

其实东北抗联本来人也不多,在11个军里面,人最多的3军(赵尚志所在的军),最多时才三四千人,其他一些军只有几百人。整个东北抗联11个军其实才相当于1个军的建制,而号称百万的关东军有七八十万,装备都是日军中最精良的。抗联肯定是打不过关东军的,但所有抗联的战士都有一种信念:宁教你打死,不教你吓死。

呈现抗联和东北十四年抗日史

海南周刊:这部作品的主题和特点是什么?

张正隆:我这部作品的主题就是抗联和东北十四年抗日史,说到特点,就是访问和史料相结合,完全纪实性的作品。《雪冷血热》我写的,概括起来有十个字、两个问号——“抗联是什么?”“中国怎么了?”

第一个问题,有关历史。在人类的反法西斯舞台上,没有一支军队像抗联这样艰苦。东北地区半年雪封,抗联战士常常裂肤断指,每年冬天都会造成大量的非战斗减员。1938年后冻死、饿死的,比战死的多。抗联没留下几座坟,就是因为冬季冻土难刨,以雪掩尸已经算是体面的了。日军在东北到处制造无人区,进行经济封锁。没有粮食时,抗联战士甚至捡过敌人留下的马粪中的苞米粒吃,“杨靖宇那样的胃在抗联战士中很普遍。”

第二个问题“中国怎么了”?我在开篇就详细记述了“九·一八事变”当晚,东北军自下而上的反应,士兵奋起反抗,参谋长荣臻命令:“不准抵抗”,张学良批复:“隐忍自重”,蒋介石指示:“相应处理”。用我所采访的陈广忠老人的话讲:“东北军算是把脸丢裤裆里了。”为什么会出现,值得中国人思考。

作家就是靠作品来说话

海南周刊:为什么您会耗费20年的精力去采访东北抗联这个题材?

张正隆:因为这是每一个东北人都不该更不能忘却的历史。1931年的“九·一八事变”改变了包括我爷爷一家在内的东北三千万农民的命运,也间接改变了我的命运。

和平太美好太珍贵了,只是长期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人们,往往意识不到,以为空气原本就该这样没有硝烟和血腥。

想想我们的前辈在战乱中颠沛流离,看看今天的伊拉克和阿富汗,就能多少明白些。而我们如今能拥有的和平,都源自军人们的献身……

我写的是战争,关切的是和平。因为采访四野、抗联的历史,在自己人生的暮年成为书写战争,呼吁和平的反战者。我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,自费走访东北抗联曾活动过的40多个县,采访对象多达百人。有的受访者得了老年痴呆,什么事都不记得了,却能细致地讲出抗联生活的艰难困苦,那



张正隆

是深入到大脑皮层里的记忆,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撼。后来,我又用了5年时间,每天边查阅相关文献资料,边整理采访记录,将这些故事汇集在新书《雪冷血热》中。

海南周刊:您创作了不少有影响力的作品,数十年来,您是怎么坚持这种长时间写作的状态和追求?

张正隆:一个作家就是靠作品来说话,有些题材是值得为此献身的。我是个男人是个军人,长得其貌不扬,但我骨子里有军人气概,这是我这辈子要干完的事。

我小时候就听大人们讲胡子打日本人,我们家老乡邓铁梅,邓司令,经常被老人提起。他参军处就是我们旁边的大队,有人说他不能写,是国民党。我想写家乡的事不止20年,正式写是从1989年开始采访,但没有整个的时间,我写作有时候半年都不下楼。我当时家属上班,孩子上学,我自己在家写,就像谈恋爱的感觉,很幸福。自己爱干就有劲头,能把聪明才智最大化。

抗联是文学的富矿

海南周刊:有没有些采访细节是难忘的?

张正隆:文学就是靠细节来有机堆起来的。我在辽宁新宾县采访时,当年叫兴京县,有个人叫张闻喜,是抗联一军的,他就是个农民,一军打散后他就回家了。日本人知道你打过仗,就让你写悔过书,这样你就是良民了。

开头日本人知道你打过他们,抓住就杀掉,淮阴县一晚上就杀了三百多人,让你去办良民证,然后绑起来,扔到车上,送到浑江里,把冰凿出窟窿,把人按下去。后来为了笼络人心,不杀了,你可以投降。张闻喜写了悔过书,就当农民了。

我的感触就是在,在人类反法西斯战争舞台上,没有一支队伍有抗联这么苦。东北北满一年有半年飘雪花,无吃无穿。现在考古到神农架找野人,有没有野人不好说,但当年东北大兴安岭野人太多了,都是抗联的人,男女不辨,脸没法洗,都是锅底色,唯一的区别就是女人不长胡子,小孩看了他们就说鬼来了。杨靖宇死后被日军解剖,胃里没有粮食,还有两个小伙子饿得枪都拿不起来,就被狼吃掉了。

海南周刊:采访抗联老兵的感觉是什么样的?

张正隆:我去采访一个大连的老兵曹曙光,访了三次,早八点准时到,聊到中午他开饭,曹曙光说,我把骨骼都榨出来告诉你了。我什么都需要问得详细准确,甚至当天的天气,我都不能捏造。我有录音,也有本子在记。到县里,党史办会给我资料,我还去档案馆查资料,纸张都是灰,回家后吐口痰都是黑的。

我这书写了20年。从小就想当作家写东西,不明确,但有写抗联的欲望和冲动,我有抗联情结。人来到这个世界就要担当一份责任,你是党员、军人,要对社会承担责任。抗联是文学的富矿,不投入进去,对不起先人和自己。作家发现很好的题材,就像地质学家发现大矿藏、大油田一样兴奋。抗联是先天具有的魅力。你伸出手去,就是天高任鸟飞,就怕你没本事。什么叫采访完了?这个概念不好说,如果再采访下去,还有更好的资料。

纪实文学容不得任何虚构

海南周刊:中国对纪实文学有几种评判标准,有说可以合理虚构,有说写重大事件不能虚构,还有说对大事件不虚,小事不拘,您怎么看?

张正隆:我认为纪实文学是戴着镣铐在跳舞,容不得任何虚构。书中从重大事件到天气这样的细节,我都经过严格的考证,没有半点马虎。

在对文献判断方面,一个报告文学作家也不能任意妄为,采访过的对象和对资料的翔实把握,都能帮助创作者得出正确的判断。

读书札记

鲁迅的模样 真好看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赵瑜

陈丹青是一个模样好看的人,我见过他,他说话慢,思考的间隙便吐出几句惊人的话来。当然,他的惊人也不过是说一些常识,但他那么诚恳,让人喜欢。

陈丹青喜欢鲁迅,理由颇多,其中之一竟然是鲁迅的模样。翻开这本模样好看的《笑谈大先生》,开篇便说“鲁迅是我几十年来不断想念的一个人”。为什么呢,他自问自答:第一,我喜欢看他的照片,他的样子,我以为鲁迅先生长得真好看。

这个观点惊世骇俗。鲁迅去世后,关于鲁迅的回忆文字铺天盖地,赞美鲁迅先生长得好看的没有,许广平写回忆录,加忆鲁迅先生第一次去内山书店的经历,还被人误解要偷书。

被人怀疑为小偷,虽然更多地是在表达鲁迅先生的不修边幅,同时也说明先生的模样并不大儒雅。

然而,陈丹青将鲁迅先生摆放在整个民国文人中来看,他看出了鲁迅骨子里的气质:“老先生的相貌先就长得不一样。这张脸非常不买账,非常酷,又非常慈悲,看上去一脸的清苦、刚直、坦然,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……”

这段话真是有见解。若是这几句从其他人的口里出来,并不很让人佩服,陈丹青便不同了,因为他是一个知名的画家,画人物像出名。他有一个让世界佩服的审美,他看人,不仅要看人的五官,还要看身体的比例、骨子里的气质。

鲁迅先生的面孔我们多数人都不陌生,但我们领略到的鲁迅的模样大多是时代的,要么是革命的、政治的,要么便是愤怒的、绝望的。这种雕版印刷的鲁迅像一个神像,盘踞在各个年级的教材里,或者书店的显要处。

鲁迅先生在建国以后,完全成为文学的神,被供奉在一个又一个殿堂里。所以,轮到陈丹青谈论鲁迅的时候,他也要拜祭一下这个神,他是这样说的:“这是我第三次谈论鲁迅先生了。每次都是又恭敬,又有点紧张。昨天特地剃了头,换双新皮鞋。我不会当场讲演,讲到鲁迅的话题,尤其郑重,总要事先写点稿子才能自以为讲得清楚一些。”

然而这一次,陈丹青讲演的标题竟然是:鲁迅是谁。

鲁迅被冒充的经历也不是没有过,1927年,鲁迅刚到上海不久,便得到一个女读者的信,说是她在杭州的苏曼殊的墓碑旁看到鲁迅题写的诗。于是,鲁迅便让自己的学生许钦文、章廷谦去查访,自然是一个假冒的。于是,鲁迅便在上海的报纸发表了一个启事。鲁迅的计较在于,他反对一切谬托自己的事情。他的独立不容忍有另外一个自己做出一些和自己人格不符的事情。

鲁迅最怕死后被人冒用,然而,1936年以后鲁迅通过时代的包装纸一层一层地包装。正如陈丹青在《笑谈大先生》一书序言中所说:“鲁迅的一切都给没收了。”

是的,一切。包括鲁迅的模样,逝世后的鲁迅先生已经和鲁迅无关,那么,我们天天面对和阅读的鲁迅不是鲁迅吗?是,但是鲁迅的片面,是局部。这也正是陈丹青在讲演时大声地反问:鲁迅是谁?

因为这些年阅读鲁迅书信集的关系,我对鲁迅的了解渐渐深入。常常看到鲁迅先生的模样,或嬉笑于日记里,或撒娇在情书,又或者严肃在一些争执的杂文里。所以,于我而言,鲁迅的模样渐渐清晰,可爱,所以,当我翻开陈丹青先生的这本《笑谈大先生》,我找到知己。

鲁迅从来不是一个顺从的人,细细地阅读鲁迅的日记和书信,随处可以抓到这样的例子。但是,如果你贪图阅读快感,那么,你可以找来这本《笑谈大先生》。尽管是笑谈,可是,我却在陈丹青脸上看到一丝忧伤。



▲《笑谈大先生》
陈丹青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二〇一一年一月
▲《雪冷血热》
张正隆
长江文艺出版社
二〇一一年四月